

## 大專社會組 佳作

# 黃如輝 〈八元發票〉

父喪後的某日，母親丟給我一疊夾好的發票，跟我說這是你爸真正的手尾東西，笑著說看能不能中個獎打打牙祭！這是父喪後母親難得的玩笑，我也抱以微笑點頭呼應。

電視常勸說「臨終遺言」要好的說道別，看著躺在急診床上的父親，痠癱身軀骨瘦如材，嘴巴插管被強迫張嘴卻無力說出「痛」，我也只感受痛也能體會愛體面的父親，絕不會讓不堪的樣子出在我眼前出現，因為他常自豪出身「陸軍狙擊兵」身材精實，眼前連呼吸都無力的父親，氣氛讓我不想說話，那怕生離死別的必須，卻找不出言語來做最後的道別，只希望父親人生最後時刻，菩薩能悠悠的無痛帶走父親，登得彼岸過著他的暢逸人生。

晚上寫完日記，難得在書房聽輕音樂，附庸風雅搖著手中威士忌杯，想著今天應該翻哪本書，撇見書桌上那疊發票，心想今晚父子連心來兌個獎，很快地心情就脫離對數字排列的期待，抿了口威士忌用光速心網寄了訊息，通知彼岸的父親，這疊發票「槓龜」喔！看了發票金額「八元」到底是什麼東西，好奇地掃了發票 QR 碼，手機跑出了購買「報紙」，唉！思念原來是這樣的滋味。

學歷史的我，一直會用發票紀錄特別的人事物，讓發票來說明去了哪個地方？和那些人同行？買的東西與內心的感受，內人常恐嚇我，未來家中兩小人要是看到我端出來的兩大冊成長紀錄本，裡面全是發票還加上紀錄，會認為當父親像個帳房先生是來要債的。

父親的那疊發票幾乎都是同一家連鎖超市，再細看是我們小鎮上兩家不同門市，時間大約都市早上七點，從發票時間兩家門市相差約三十分，這下我大概知道有時上班途中看到父親騎自行車，原來就是每天早上奔赴兩家不同的門市買報紙，分成兩家買是父親退休後，其中的樂趣就是兌發

票，也無怪乎他常說兌發票中個小獎，買報紙的錢就有著落了。

報紙，一直是父親不離手的東西，有時父母親常為報紙鬥嘴，報紙就成為彼此攻伐的武器，父親總認為母親不了解報紙代表知識，井蛙觀天不了解世界變化而母親總認為父親看完報紙就好發議論，彷彿自己就是「仙覺」，而這樣的報紙引起的戰爭早已經習慣，只要關上耳朵壁上觀就好。

其實，報紙在我家還有另一種含意，就是我有剪報的習慣，大到政體改變小到名人訃聞，通常都是我的刀下聖品！所以父親都會購買兩種不同「立場」的報紙，雖然父親好發議論，時常和我意見相左例如爭辯同婚，對於「天性自然」父親就是無法接受，雖然互有立場，這也是我和父親難得意見交流。

從小我對父親都有「敬畏」的感覺，更多的是畏懼的感覺，從小我的數學理解能力就很差，所以成績常常就是台灣傳統信仰「爐主或頭家」的境界，每當發成績單回到家的那一刻，我永遠難忘父親那「黑桃 K」的樣子，外帶一頓竹筍炒肉絲，此後隨著年齡增長，父親始終讓我敬畏最後就相敬如冰。

聽說父親天生反骨且獨立，但恃父奉母的孝心是父親心中鐵的紀律，祖父在小鎮開設食品行小有名氣，每逢中秋或春節，父親就是一身「西點師傅」打扮，自動歸隊無薪加入趕製隊伍，總愛吹噓他今天幫了多少忙，但我總笑他是「爐邊大將軍」，因為他只上每個蛋黃酥擦上蛋液，雖然如此，父親卻很少帶回蛋黃酥，那怕是 NG 的蛋黃酥，只是依稀記得他碎念過「君子不取」。

由於父母親婚姻不受家人祝福，從小我對「祖父母」的感覺，是疏離更多的是無語的懼怕，同住在小鎮上極少會有見面的時候，婚後沒多久就搬離祖父母住處自組家庭，由於大伯父未能得子，我是長子兼祧長孫，卻未能改善父母親在祖父母心中的地位，對於「長孫」的稱謂我總是顯得意興闌珊，父親卻絕不許他人半點耳語，我想這是他能立足家族中驕傲的事。

念幼稚園時，最討厭就是父親招呼坐機車要去「賣餅的阿公」那，用「賣餅」來區分是因為，我和弟弟口中常說的阿公是開礦油行的外祖父，父親幾番糾正我們兄弟但習慣改不了口，父親只好加註標示。父親為了承膝歡下，但卻沒勇氣帶著我們兄弟去，偷偷的在市場的另一頭讓我們兄弟下車，敦促且看著我們穿過走肉攤與魚攤到食品行，下午休市的市場黯黑光線與散不開腥味的氛圍，百般不願前行卻又回不了頭，眼前的亮光處不是喜悅而是緊張地開始，每次到了食品行，見了祖父母很少有笑容回應，也記不得是否有喊過我們兄弟的名字，過場之後我牽著弟弟快速脫離，似乎完成父親內心孝心，但市場的黑暗我至今不曾忘記。

前面說了由於求學成績不好，因為身障人員任用高中畢業後我便留校雇工，畢業後第三年才考上夜二專，其實我也就是運氣好矇上，曾聽父親友人轉述說「您爸逢人說，就說你考上農專」，才知道原來父親會以我為榮！

從國小到高中畢業典禮，大約能領到「畢業證書＋全勤獎」，在班上就中午吃便當閒人一枚。唸農專的期間是我人生很大的改變，也許我已經開始半工半讀，陸續擔任副班長、班長職務，也是夜間部屈指可數的社團負責人，除了畢業證書外，還領了「學業獎」雖然只是張 A4 紙，填了我的名字蓋上校名的朱紅大印，原來我才知道擁抱知識與書本是如此快樂，我開始大量的閱讀，由於難忘對歷史的喜愛，開始喜歡臺灣歷史、臺灣傳統建築與文資，我學著透過文字投書報紙、參加讀書會等，表達對臺灣歷史與文資保存的關心與看法。

寫小品文，是我們家三代人的「隱性」基因，聽父親轉述祖父是當時日治時期高等科畢業，在那個年代當個學校教員是沒問題的，祖父過世後整理遺物我搶救不少祖父寫的文書遺物，不少是他的日文俳句、思母短文及與友人出遊的小品文章。父親雖然只有國中學歷，但字體秀氣頗有祖父的風格，常見他的工作桌有偶有一小段抒發的小品文，印象最深刻是他寫給我的「勸結婚」，文章磅礴躍於紙上，開篇即「家業無以為繼；何以處

世立人」就先數落我一番，大有不結婚使父親難以面對親友與歷代祖先的感慨。到了我寫字基因就差多了，有時看了自己寫的日記，竟會「頭為之暈眩」足見難以入目。學著將自己對於時政、歷史、文資保存等看法，投書報紙或發表於學術期刊，父親成為我的報紙最佳蒐尋器，只要投稿文章出現在報紙，父親就會將報紙摺成一小張，放在我每天都會泡茶的桌上，下班回家媽媽就使眼神的說「開榜」，意味著今天文章被刊出了。

由於報紙被賦予剪報和投稿的功能，父親如送報人每天都會出現在我的茶桌上，這樣的習慣經年累月如同呼吸空氣的自然，直到去年底父親陸續因為染上新冠與帶狀泡疹，身體和體能似乎一夜間迅速衰老。有天下班回家父親告訴我他因為回診只能買到一份報紙，原來下班途中看他騎著腳踏車，原來從醫院為家趕著要去買報紙，原來，我以為的剪報的歷史習慣，是父親多年默默眷養出來的習慣。原來，我以為投稿的人文情懷，支撐讓我勤於筆耕是天天為我買報紙的父親。

看著日期最後的一張八元發票，正是父親發病過世前的第三週，那時的父親已經履步蹣跚，母親曾不只一次啾唸要父親注意自己的身體，買報紙有比自己重要嗎？最後的一張八元發票就如的歷史，白天還能去超市為我買報紙，晚上我急忙地送父親到急診，此後醫院與急診室來來回回，總能聽到用無力的交代，要我自己去買報紙，我總是無情又有力的回答：「買報紙我會處理，你照顧好你自己」，此後到父親去世前的三週，報紙仍如舊的按時出現在茶桌，父親在無能力從文字堆中看到我投稿的文章。

那夜，安靜無聲，加了鹽的威士忌苦澀早已失去該有的酒香，滑過喉嚨後直鑽內心讓我心痛欲裂，廉價八元的發票紀錄了昔日的歷史，也附贈我每顆思念的眼淚，臨終前沒說出口的，我想說：爸！平時雖然有如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但我沒有不喜歡你，因為我知道你始終關心我和家人，我會繼續伏首案上勤於筆耕，心靈相通我們就在文字的背後相遇吧！